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1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1 2006
(第5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5)

貂蝉"连环计"故事的文化解读

王丽娟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510642)

摘 要:貂蝉"连环计"故事来自民间,之后被文人接受。元明时期,"连环计"故事备受欢迎,主要体现在文人与民间在创作上的有意偏好、戏曲选本对《连环计》杂剧和《连环记》传奇的浓厚兴趣和《连环记》传奇的备受赞赏三个方面。"连环计"故事具体地说,实际上是历史加计谋加美女的故事。文人与民间对由这三种因素组合而成的"连环计"故事的喜爱,体现的是重史、尚智、爱美的共同民族文化心理。

关键词:貂蝉;"连环计"故事;文化心理
中图分类号:I207.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6)01-0071-06

一

通过考察可知,貂蝉"连环计"故事出自民间,之后被文人接受①。元明时期,"连环计"故事大受欢迎,主要体现在:

一是文人和民间在创作上的有意偏好。仅就存本而言,民间叙事文本如《三国志平话》、《锦云堂美女连环记》杂剧(息机子本)、《三国志玉玺传》弹词等,文人叙事文本如《三国志演义》、《连环记》传奇、《锦云堂暗定连环计》杂剧(元曲选本)等,都有"连环计"故事的叙写,达到了创作上的鼎盛,表明"连环计"故事题材备受青睐。

二是戏曲选本对《连环计》杂剧和《连环记》传奇的浓厚兴趣。除了创作,选本也可体现"连环计"故事的大受欢迎。先看《连环计》杂剧(不需要区别息机子本和元曲选本时,俱作简名《连环计》)。明人戏曲选本对元代三国戏兴趣不大②,相对来说,明人戏曲选本却对元杂剧《连环计》选入较多,息机子《元人杂剧选》选有《连环计》,《元曲选》亦选《连环计》。选本对《连环计》的颇感兴趣,无疑反映了明代人对"连环计"故事喜好的倾向。臧懋循(1550~1620)是从家藏秘本和所借御本中"参伍校定,摘其佳者若干,以甲乙厘成十集"(《元曲选·序》)而编成《元曲选》的,可见《连环计》也是属于"佳者"的行列。再看王济《连环记》传奇。《群音类选》卷一北腔类(万历刊本)、《乐府玉树英》卷五(万历刊本,有原目,正文缺)、《月露音》卷四(万历刊本)、《乐府红珊》卷十四(万历刻本)、《词林逸响》月卷(天启三年刊本)、《万壑清音》卷一(天启刻本)、《珊珊集》卷四信集(崇祯刻本)、《玄雪谱》卷四(明末刻本)、《怡春锦》御集(崇祯刊本)、《歌林拾翠》初集(明无名氏编,清初刊本)等戏曲选集均收录《连环记》传奇散出。

三是《连环记》传奇的备受赞赏。王济《连环记》传奇问世后,好评不断,声名鹊起,更提高了"连环计"故事的知名度,显示了"连环计"故事的大受欢迎。吕天成《曲品》、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著录此剧,分别列入"妙品"和"雅品"。沈德符《顾曲杂言》(序言写于1606年)云:"南曲则《四节》、《连环》、《绣襦》之属,出于化、治间,稍为时所称。"[1]206王骥德《曲律》(序言写于1610年)卷三《杂论第三十九上》云:"古曲自《琵琶》、《香囊》、《连环》而外,如《荆钗》……等记,其鄙俚浅近,若出一

收稿日期:2005-09-14
基金项目: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基金课题(4800-k05028)
作者简介:王丽娟(1977-),女,湖北人,文学博士,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

① 参见拙文《貂蝉"连环计"故事的源流演变》,载《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4期。

② 参见严敦易:《元明清戏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48页。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手。”[Ⅱ151]徐复祚《曲论》云:“王雨舟改北《王允连环记》为南,佳。”[1]239吕天成《曲品》卷下云:“《连环》:词多佳句,事亦可喜。”[2]这些曲评家的一致赞赏,显然是《连环记》为佳作的明证,同时也说明了明人对“连环计”故事的喜爱。

《连环记》传奇已为明人称许,今昆剧尚演其中《议剑》、《问探》、《拜月》、《小宴》、《梳妆》、《掷戟》等出。《连环计》、《大小宴》、《凤仪亭》、《诛董卓》(《刺董卓》)等在许多剧种中都有演出,京剧《连环计》、《凤仪亭》至《诛董卓》有连演者,总名为《吕布与貂蝉》或《貂蝉》。

由上可知,“连环计”故事历经三朝不衰,深受民间和文人的喜爱。

二

“连环计”故事题材为什么如此深受民间和文人的喜爱呢?这背后体现了怎样的民族文化心理呢?当然,文人叙事和民间叙事在具体叙写时,还是存在差异的。迥异之处留待日后再论,暂且先看其中的共同文化心理。

(一)从故事核心来看——尚智心理的体现

就故事外在来看,“连环计”故事涉及了父子争色,情节本身极具吸引力,正如吕天成所说的“事亦可喜”。董卓、吕布父子争色之事虽出自虚构,但历史上却不乏父子争色的记载。例如《史记·伍子胥列传》(卷六十六)载:

> 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为太傅,费无忌为少傅。无忌不忠于太子建。平王使无忌为太子取妇于秦,秦女好,无忌驰归报平王曰:“秦女绝美,王可自取,而更为太子取妇。”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绝爱幸之,生子轸。更为太子取妇。

楚王父子因一秦女而失和,费无忌以美女离间楚王父子,残害伍奢,大乱楚国,《东周列国志》演为《楚平王娶媳逐世子》。因此有人认为“连环计”故事即取之于《史记》①。事实上,对统治者来说,从来都是权力、财富、美色三位一体的。历史上此类事情屡见不鲜,又何须坐实呢?如:《史记·卫康叔世家》(卷三十七)又载:

> 十八年,初,宣公爱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为太子取齐女,未入室,而宣公见所欲为太子妇者好,说而自取之,更为太子取他女。……宣公自以其夺太子妻也,心恶太子,欲废之。及闻其恶,大怒,乃使太子伋于齐而令盗遮界上杀之。

《史记·管蔡世家》(卷三十五)又载:

> 景侯元年,楚庄王卒。四十九年,景侯为太子般娶妇于楚,而景侯通焉。太子弒景侯而自立,是为灵侯。

可见,父子争色的事情在上层统治阶级确实常见。上述三个事例是人们不太熟悉的,还有人们熟知的故事。比如袁绍的儿媳甄氏美艳绝伦,曹操和其子曹丕都想占为己有,结果被曹丕抢了先。唐玄宗见儿媳杨玉环倾国倾城,便封杨氏为贵妃。不仅父子争色,还有弟兄争色等,可谓比比皆是。既然此类事情如此常见,也就无须坐实,也不能因此认为“连环计”故事就是取材于《史记》。由此可以看出,董卓、吕布父子争色的故事是在历史语境下的合理虚构,是文人能够接受的。金丰《说岳全传序》云:“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3]“连环计”故事有实有虚,既能满足文人的征实尚史,又能满足民间的求新好奇,使得这个故事本身非常有看头。

就故事的核心来说,“连环计”故事实际上是美人计的故事,内在体现的是计谋和智慧。具体说,是用计锄奸铲恶的故事。美人计的故事,古代频频可见,西施故事是其中较早、较有影响的一例。由于历朝历代的渲染,甚至可以说是妇孺皆知。民间有可能受此启发,从而创造出了“连环计”这样更高形态的美人计故事。李福清也指出:“‘连环计’这个主题,出自民间文学,显然是仿照越王献西施给吴王的故事构思的。”[4]正因为两者的相似,毛宗岗和李渔在评点《三国志演义》时,

① 参见张振昌:《美女连环计与貂蝉新考》,载《长春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第34—36页。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才屡屡拿貂蝉和西施相比。不过,“连环计”故事是更为复杂的美人计故事,比一般的美人计故事更多玄机,更多波折,更有趣味,更能体现计谋的高妙和个中的智慧。清毛宗岗《三国志演义》第八回回评曰:“为西施易,为貂蝉难。西施只要哄得一个吴王;貂蝉一面要哄董卓,一面又要哄吕布,使用两副心肠,妆出两副面孔,大是不易。”第四十七回回评曰:“王允以貂蝉双锁董、吕二人,如环之交互相连,故名连环耳。”[5]589“连环计”故事发展到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情节更为曲折跌宕,更倾向于突出计谋和忠君,以致李贽对貂蝉佩服之极。李贽赞赏貂蝉道:“妙哉蝉也,佛也?仙也?神也?鬼也?”又道:“司徒固是妙人,貂蝉亦是神女,不是两人对手,亦算不倒董卓、吕布也。”[5]93写政治计谋,显历史智慧,这显然更为文人所认同。文人对表现智慧的作品是非常感兴趣的。除了“连环计”故事颇受欢迎外,明代选本中《隔江斗智》的入选率较高(《元曲选》和《酹江集》都选了《隔江斗智》)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而民间素来就喜好诸葛亮式的足智多谋的人物,这类人物斗智的故事在民间也层出不穷地流传着。文人与民间在这一点上的吻合,体现了国人尚智的共同心理。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智慧、崇尚智慧的民族,从古至今,上上下下各个阶层都对才智推崇倍至。“连环计”故事经久不衰,从侧面就很好地透露了这一点。

(二)从主要人物来看——爱美心理的体现

就故事的主要人物貂蝉来说,“连环计”故事又是美女故事,体现的是美女文化的魅力。如果少了貂蝉,这个故事将会大为逊色,就不会这么跌宕起伏和摇曳多姿,人们也不会对“连环计”故事如此津津乐道。因为如果只有王允、吕布共谋诛卓,吕布刺董卓的历史故事的话,那么它仅仅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当中一个极为普通、极为常见的插曲罢了,不会激起人们太多的感觉。但故事中一有貂蝉,就大不一样,人们对美女故事就会兴趣大增,迷恋不已。比如青木正儿在谈到元无名氏杂剧《连环计》时,说道:“此剧用美女增添了色彩,比前二剧(《庞涓夜走马陵道》和《随何赚风魔蒯通》)为优美。”[6] 可以说,是貂蝉成就了“连环计”故事;也可以说,是“连环计”故事成就了貂蝉。貂蝉与“连环计”故事已水乳交融,难解难分。

自古以来,人们就爱塑造美女形象,就爱看爱听美女故事,中国古代留名后世的才女、贤女、贞女都不如西施、杨贵妃等美女声名远扬、妇孺皆知。就创作来说,“奇怪的是,像无盐、宿瘤这样有德无貌的国宝级女子,从来都只有理论说教上的意义,却很少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角,无论是诗文、笔记、小说还是戏曲,都乐于以美女故事为题材”[7]。就连《西游记》中的女妖精都要让她变成貌美的女子,而不是变成丑八怪。曾永义指出:“可见美人故事,最为文人所乐道,其枝节的逐渐增饰是很自然的,而且自来文人赋咏,皆以美人香草比君子懿德,写美色之遭遇,正所以发挥一己之牢愁。”[8]113最初文人笔下的美人是一种意象,不具指特定的人物,以美人寄托象征。美人意象从屈原《离骚》开始,形成了源远流长的香草美人传统,后世正统诗文词赋中的美人吟多是这种传统的承继。而通俗文学兴盛后,不管是文人叙事,还是民间叙事,都喜欢塑造美女形象,叙写美女故事。特别是明清才子佳人小说,更是满纸都是美女才子。不过通俗文学中塑造的美女,一般不再肩负寄托隐喻的重任,而是食人间烟火的活生生的绝色女子。就接受来说,人们都喜看喜听美女故事。历史上的美女故事、小说戏曲中的美女故事向来都是各个阶层关注的焦点,是人们茶余饭后的上等谈资,正如曾永义所说:“它们(西施、昭君、杨妃等故事)都以‘美女’为中心,因而使得人们津津乐道,使得人们的心灵无限感染、无限牵引。”[8]160

为何文学作品喜欢塑造美女形象呢?为何人们如此偏好美女故事呢?笔者以为,这主要是源于人们对美的一种欣赏与膜拜,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的东西,总是很赏心悦目。《论语》中两次(子罕篇第九和卫灵公篇第十五)提及:“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9] 我们的圣人早在先秦时期,就感受到了人们好美色的天性。文学作品中虚构的美女形象,从创作到接受,大部分都是人们爱美好色心理的体现。具体说,是审美上得到满足,心理上得到补偿。在男性话语下,文学作品大多是按照男性心理需要去塑造女性形象的。所谓的美女,其实大多是文人骚客笔下的美女,也可以说是人们想象中的美女。文学作品中的美人往往美得令人销魂,无法形容。仔细想来,她们果真有那么美吗?真的就是横绝千古之丽吗?实际上,历史上许多后妃公主皆国色天骄,美丽绝伦。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如西汉惠帝张皇后张嫣，成帝皇后赵飞燕，武帝皇后卫子夫、李夫人，东汉光武帝皇后阴丽华，明帝马皇后，和帝皇后邓绥都是美人，或妙丽善舞，或倾国倾城。但是这些史书上实有其人、货真价实的美人反而多半淹没无闻，除了极少数为大家熟知外，其他的每朝每代的后宫妃嫔谁又数得出几个呢？然而我们却能随口道出秦罗敷、刘兰芝、西施、昭君、二乔、貂蝉、杨贵妃、崔莺莺、霍小玉、红拂、李师师、杜丽娘、李香君、黛玉、宝钗等文学作品中的美人形象。她们大多数都是虚构的美人，人们希望她们有多美，她们就能够有多美。只要一经文人笔墨点缀夸饰，哪一个不是天姿国色，美貌无比？仅以诗歌吟咏为例。咏西施的，有王维“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西施咏》）、李白“西施越溪女，出自苎萝山。秀色掩今古，荷花羞玉颜”（《西施》）等名句；咏昭君的，有李白“明妃一朝西入胡，胡中美女多羞死”（《于阗采花》）、王安石“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明妃曲》）、欧阳修“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再和王介甫明妃曲》）等名句；咏杨贵妃的，有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清平调》）、白居易“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长恨歌》）等名句。上述歌咏美女的诗句皆出自著名诗人之手，这些美女的“艳色”也随着这些名诗名篇的流传，在后人的脑海中永远地定格下来，千载而下，今人依然遥想她们的美丽和丰姿。

在众多美女之中，貂蝉并非一般的美女。元明清戏曲小说形容女子美貌时，常用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或者貌若西子、太真、昭君、貂蝉。特别是明清通俗小说，比附最多的大概就数她们四人。《庄子》曰：“毛嫱、西施，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10] 曹植《洛神赋》曰：“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11] 这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最早的渊源。之后唐代宋之问《浣纱篇赠陆上人》亦有诗云：“鸟惊入松网，鱼畏沉荷花。”[12] 除了戏曲外，早在宋元话本、元散曲、元刊平话中皆出现过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词，看来在貂蝉还没有为人们所熟知时，就已有了这些形容美女的词汇。不知从何时起，人们偏偏给“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重新寻找“主人”，让两词分别与西施、昭君、貂蝉、杨玉环四人联系起来，以她们为最美，给她们戴上了“四大美女”的桂冠，她们因此也就成了美的代称。想来，都是戏曲小说影响所致，沉鱼与西施浣纱有关，落雁与昭君出塞有关，闭月与貂蝉拜月有关，羞花与杨玉环喜欢牡丹有关。这表明了国民对戏曲小说渲染较多的四位美女的情有独钟，也表明了作为高雅文学的诗文词赋远没有作为通俗文学的戏曲小说普及和有影响力。由此看来，是先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词，后才有“四大美女”的说法。两词本很抽象，以形象形容美，到了单指四大美女时，就具体化了，使人们多少还能感知到是怎样的美。当然，她们四人配这些词语也当之无愧。不过有趣的是，原典中的美人反而被人遗忘，退居四大美女之后了。如此一来，貂蝉又是美女中的美女，与她有关的故事又怎能不受欢迎呢？因为首先有戏曲小说的渲染，所以使她成了美女中的美女；因为她成了美女中的美女，又带来后世不断的渲染，这种循环效应使得貂蝉的故事永远那么牵动人心。

（三）从题材背景来看——重史心理的体现

“连环计”故事除了是美人计故事、美女故事之外，还是一个三国历史故事。其中，王允、吕布、董卓原本就是历史人物，王允、吕布共谋诛卓，吕布刺董卓也实有其事。因此，还需把“连环计”故事放在三国故事这个大的背景下来考察全民的文化心理。也因此，美人还需与历史相联系，其故事才更能令人沉迷。

貂蝉的故事确实与政治、与历史相连。有人指出：“女人虽然没有自己的政治地位，但却常常充当男人的政治砝码。在中国古代史上留名的女人大都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干系，所谓四大美女——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在历史上都扮演过某种不可替代的政治角色。”[13] 虽然西施和貂蝉并不是真实人物，关于她们的美人计故事也是虚构的，但这种关涉政治、关涉历史的美女故事确实很有吸引力。如果西施故事没有吴越历史作背景，王昭君故事没有西汉和亲的历史作背景，貂蝉故事没有三国历史作背景，杨贵妃故事没有唐代安史之乱作背景，那么她们的故事就少了其特殊身份带给我们的神秘感，少了具体的历史时空带给我们的历史感。

中国是一个重史的国家，历史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古代中国人向来对历史顶礼膜拜，喜谈逝去的古事，乐于在历史故事中感慨世事、品位人生。文人自不用说，民众也是喜听、喜谈历史的。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有人说,神怪、历史、现实的日常生活是平民百姓关系最密切、最具利害关系的三级世界。古代讲史的发达也说明了这一点。有历史作为背景,再加上美女主人公,这种历史加美女的故事格外吸引人。由于好奇和探秘心理,历史中帝王将相、英雄名士身边的美女最为人们关注,人们总想撩开她们身上的神秘面纱,去感受她们的魅力,感叹她们的命运。

结合上述几点来看,历史加美女的故事已有足够的吸引力,历史加美女加计谋的故事当然更能俘获国人之心。历史背景使人体验到历史感,美女人物使人审美得到满足,计谋故事增长历史智慧。民众也好,文人也罢,都对这种类型的故事格外青睐。有实有虚,有英雄有美女,有龙争虎斗有燕语莺声,有政治计谋有儿女情长,“令人于干戈队里时见红裙,旌旗影中常睹粉黛”(毛宗岗《读三国志法》),这种故事当然极有看头。也正因为如此,“连环计”故事一直在这种框架下流传,基本情节比较稳定。人们对由这三种因素组合而成的“连环计”故事的喜好,体现了文人与民间重史、尚智、爱美的共同文化心理。当然,文人和民间各有侧重,各有偏向。

参考文献:

[1]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集)[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
[2]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六集)[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 225.
[3] 丁锡根编著. 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中册)[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987.
[4] (俄)李福清著. 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M]. 尹锡康等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203.
[5] 陈曦钟等辑校. 三国演义会评本(上册)[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6] (日)青木正儿著. 元人杂剧概说[M]. 隋树森译.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7: 122.
[7] 施爱东. 英雄杀嫂的主题分析[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3, (1).
[8] 曾永义. 说俗文学[M]. 台北: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0.
[9] [清]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下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2491.
[10] 陈鼓应注译. 庄子今注今译[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80.
[11] [明] 张溥辑评, 宋效永标点. 三曹集[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2: 248.
[12] 全唐诗(第 2 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619.
[13] 禹　燕. 风雨梦舟——女人之思[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5: 147.

A Cultural Reading on the Story of a Set of Interlocking Stratagems

WANG Li-juan
(*College of Humamities &Social Science,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Diao Chan and the story of a set of interlocking stratagems originated from the masses and then were accepted by scholars. In Yuan Ming period, people liked the story very much. We know it from three aspects: First, showing intentional favouritism to writing by the masess and the scholasr. Second, the high interests in the “《连环计》ZaJu” and “《连环记》ChuanQi”. Finally, the high praise to “《连环记》ChuanQi”. In fact this story is made up of three factors——histroy, stratagem and beauty. The masess and the scholasr liked this kind of story, which embodies the same cultural mentality of the whole people: laying stress on histroy, advocating wisdom and loving beauty.

Key Words: Diao Chan; the story of a set of interlocking stratagems; cultural mentality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